植 物 分 类 与 资 源 学 报　2013，35 (4)：453～460
Plant Diversity and Resources　DOI：10.7677/ynzwyj201313058

大理地区传统药材集市的现状及特点*

王　利[1,2]，王雨华[1**]，庄会富[1]，张　宇[1]，张玲玲[1,2]，王　趁[1,2]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资源植物与生物技术所级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2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滇西北大理地区位于茶马古道上，处于白、汉、藏文化交汇区域，集市作为三民族生计互补与文化传播的中心，从古至今都有茶马交易与药材交易。现今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西医药文化的强烈影响，该地区的传统药材集市是否仍是白、汉、藏民族药材交易及相关医药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传统药材集市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本研究选取大理地区三个重要传统药材集市，从集市的药材经营和交易情况角度进行民族植物学调查。调查发现，现今传统集市上的药材交易仍为三民族交流的重要部分，各民族在其中表现的相关民族植物学知识不同。三民族在药材经营者人员分配的习惯制度上有差异，在所出售药材的种类与处理方式上不同。传统药材集市上呈现出的多民族交流，白、汉、藏民族间的差异而非趋同化特点，说明各民族间的相互需求关系，体现大理地区传统药材集市存在对白、汉、藏民族交流的重要性。本文最后讨论了该地区传统药材集市现今仍然存在的自然性和必然性，并提出不需要刻意对集市进行保护的观点。

关键词：民族植物学；大理地区；传统药材集市；文化交流；传统知识
中图分类号：Q 94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45(2013)04-453-08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Markets in Dali Prefecture

WANG Li[1,2], WANG Yu-Hua[1**], ZHUANG Hui-Fu[1], ZHANG Yu[1],
ZHANG Ling-Ling[1,2], WANG Chen[1,2]
(1 *Key Laboratory of Economic Plants and Biotechnology*, *Kum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Dali Prefecture, where Bai, Han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 are found, is located on the Ancient Tea-Horse Road. Trade in tea and medicinal materials, dating back to ancient times, remain important in local markets that serve as centers for exchange of goods and also as cultural centers for the three ethnic groups.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medicine, the traditional markets in the region, and therefore the trade and culture that focuses on medicinal materials, could be under threat. It is important, therefore, to docu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markets while they still operate. We have conducted an ethnobotanical investigation involving the stud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traded in three important traditional markets in Dali. We found that traditional medicine exchange is still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Bai, Han and Tibetan culture, and that traditional knowledge about medicinal plants differs between these ethnic groups. The three group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distributing sales staff and in dealing with different medicinal plants. The multiethnic exchange and di-

---

* 基金项目：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2012FY1103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1270379）
** 通讯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E-mail：wangyuhua@mail.kib.ac.cn
收稿日期：2013-03-23，2013-05-28 接受发表
作者简介：王　利（1988-）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植物学，中药学方向研究工作。E-mail：fengwangli163@163.com

versity of customs in markets illustrate the mutual needs of the three groups and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exchange markets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practised in the area.

Key words: Ethnobotany; Dali prefecture; Traditional medicine markets; Cultural exchange; Traditional knowledge

人类的集市贸易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以物易物”。作为一种有组织出现的集市,在我国大约起源于殷、周(胡新德,1997)。历史记载,云南在唐代南诏时期就有大的集市贸易出现,与四川、广西、西藏等地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云南大理一年一度的传统大集市三月街,即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至655年)。由于滇西北地区位于茶马古道经过云南、四川和西藏的贸易通道上,许多传统集市因此形成。滇西北的大理地区是白、汉、藏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区域,该地的一些传统集市成为白、汉、藏各民族间生计互补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Pei和Guo,1989),从古至今都有茶马交易与药材交易,其中很重要部分是药材的交易及相关知识的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繁荣,经济快速发展,交通便利,各种销售形式相继出现,只有集市上才能买到的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滇西北“茶马古道”、“茶马互市”中汉藏交易最主要的商品茶叶,现如今已随处可买,并隐藏于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易中成为很小的部分,在传统集市上已很难反映茶叶交易的重要性。承载着各民族间医药文化交流的传统药材交易市场是否也消失了,还有重要地位吗?另外由于西医药的影响,医药行业普遍使用西药或采用西药模式进行大规模的提取制药,这些是否都对传统集市的药材交易造成冲击和影响呢?

滇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群体聚集地,包括白族、藏族、汉族、纳西族等,其中的白、汉、藏三个民族在民族来源、语言、信仰等文化上均有差异。白族作为土著民族,由古代北方民族亦即游牧民族游徙而来,最早记载是在秦汉时期出现在滇西北(王声跃和张文,2002);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崇信本主,为一夫一妻的父系小家庭制(铁木尔·达瓦买提,1998),旧时的白族妇女地位低下,不能作一家之主,现今在家庭经济中地位大大提高(大理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滇西北的汉族作为外来迁入民族,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分析语;主要信仰佛教,为父系社会,寡妇很难再嫁(大理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滇西北的藏族是唐时吐蕃人占据后与其它部落融合,相互同化发展的结果,信仰藏传佛教(德钦县志编纂委员会,2010),有独立的语言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铁木尔·达瓦买提,1998)。云南滇西北地区的白、汉、藏三个民族在许多文化习惯上不同,却都有在传统集市上销售所采集或栽培药材的习惯,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民族文化差异决定的医药文化差异使该地区集市药材的贸易成为白汉藏民族间物资及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及科学文化的传播,白、汉、藏民族表现的医药文化是不是还有差异性呢?裴盛基先生等曾于25年前做过该区域传统集市的民族植物学调查,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集市药用植物编目(Pei等,1996),却没有涉及药材的交易主体——人,对不同人群的药材交易者没有研究。90年代末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只有对大理三月街中药农、药商、藏药摊位的统计和对访问对象的性别年龄统计(王雨华等,2000),并没有从不同民族的药材经营者角度出发,进行各民族的药材资源管理分配制度及相关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为此,我们选择对滇西北大理地区三个重要传统药材集市进行调查,从药材市场交易的角度,通过相关数据来说明在大理地区很早就承载着药材交易与医药知识文化交流的传统药材集市,现在是否仍为白、汉、藏民族之间交流的主要部分;在集市上各民族所呈现的特点,表现的相关民族植物学知识等情况。具体内容主要是回答以下问题:1、该地区的传统集市上是否还有大量民族间的药材交流?2、三个民族药材资源管理中的药材交易人员分配是否相同?包括三个民族的药材销售者性别及年龄段比例情况;不同民族药材交易商的性质与所占比例情况;3、三个民族在运用药材及选择销售交易的药材种类上是否有差异?4、三个民族对所销售药材的处理上有何不同?

1 方法与内容

1.1 文献研究

通过文献对滇西北地区的滇藏“茶马古道”、“茶马互市”中的交易文化与发展进行梳理，确定研究点为大理地区的三个定期物资交流集市：二月八“药王会”、二月十五“庄稼会”及三月街。从各地区志与以前集市药材调查中对该地的传统集市进行了解，掌握其大致情况，确定了各集市时间及以药材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对白、汉、藏三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文献研究，从其民族来源、宗教信仰、语言、家庭等方面了解各自差异，以用于理解各民族在药材交易中表现的不同。通过对国内外集市植物类调查文献的研究，了解集市调查中的常见问题与注意事项，为实地调查作准备。

1.2 研究地点

研究选取的传统药材集市二月八“药王会”位于洱源县邓川镇沙坝街；二月十五“庄稼会”位于洱源县三营镇；三月街，位于大理城西门外的苍山脚下。这三个地点均位于滇藏茶马古道上，是古代经过云南和西藏的贸易通道，且现今都位于滇藏公路G214国道的两侧，仍然是当代滇藏交流的主要通道。

邓川镇主要是白族聚居地，迁址于沙坝街的传统集市二月八“药王会”，清朝中叶开办，以药材交易为主，会期3天。三营镇以汉族为主，农历二月十五的“庄稼会”，明末兴办，会期5天，交易热点主要在铁、竹、木农具和中草药材上（洱源县志编纂委员会，1996）。大理三月街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最初原型是中草药材和牲畜的交换场所，至今有许多发展与改变，但药材的交易一直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其中的藏药一条街是它的特色，会期7天。

1.3 集市调查

2012年的2月至8月，我们对滇西北大理地区的三个重要传统药材集市上的药材及其交易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访谈，并收集了部分药材样品。第一次调查是在二月底对沙坝街的二月八药王会；第二次是在三月份对三营镇的二月十五庄稼会进行调查；最后是对大理三月街的药材市场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运用了半结构式访谈方法，对三个集市上的药材销售者的自身情况及所出售药材的基本信息进行调查询问与记录。同时，在药材集市中对药材的经营现状与过程进行了观察了解。最终得到集市上的药材市场情况、总摊位数统计，在随机调查访谈中得到摊主民族、性别、年龄、类别、药材种类及处理方式等数据信息。

1.4 药材鉴定

对三个传统药材集市上收集到的药材，进行了鉴定。在专家鉴定的基础上，主要通过与已出版的书籍《大理中药资源志》、《全国中草药汇编》等对照，以及与25年前的滇西北集市药用植物调查名录对应。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对大理地区的三个药材集市上调查所得的摊主信息与药材信息分别进行统计和制表。

根据药材是否为销售者自己采集，将药材集市上的摊主分为两类：药商与药农。药农是通过自己或家人在山上田里采集药材后自己拿到集市上销售，药农既是采集者也是集市上的经营者。药商则不亲自采集药材，而是通过平时大量收购他人采集的药材在逢集市时大量出售。另外，借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新的年龄划分法，将摊主的年龄分为三段：45岁以下为青年，45~59岁为中年，60岁及以上为老年（世界卫生组织，2005）。通过对摊主的性别、年龄、摊主性质分别进行统计后，我们从集市与民族分类不同对白、汉、藏三个民族摊主在药材交易中的人员分配进行比较分析，以此说明药材集市中各民族的风俗差异，在传统药材集市上呈现出来的各自特点。

对出售的药材种类进行分析，将三七、天麻、枸杞等这类中医常用、大家熟知的药物作为大宗药，而一些产于当地的药材作为本地药。对各民族出售药材种类情况进行统计，对三个药材集市上出现频次最多的前十二种药材进行统计制表以比较说明。另外，我们将集市上主要出现的药材初加工方式，分为三类：鲜品、干燥、切片或切碎。以集市与民族分类对大理地区传统药材集市上的药材种类及加工现状与特点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药材市场的药用植物情况

在大理地区的三个重要传统药材集市中共调查到药用植物439种，其中有8种能鉴定到科，完全未鉴定药材19种，除去菌类与苔藓类，鉴定种分属于122个科，307属。其中在二月八药王会调查有180种，二月十五庄稼会调查有239种，大理三月街调查有240种，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在这439种药用植物中，有6种裸子植物，54种单子叶植物，319种双子叶植物，14种蕨类植物，有11种菌类和苔藓植物。这些药用

表1 三个药材市场的药用植物调查数据

Table 1 Data of the plant drugs in three markets

集市	总记录数	药材数	物种数	科数
二月八药王会	436	201	180	78
二月十五庄稼会	581	265	239	84
三月街		261	240	94

植物有草本、乔木、灌木、草质藤本、木质藤本。其中草本类药材最多，有 281 种，占 64.30%，灌木有 47 种，木本 53 种，草质藤本 22 种及木质藤本 34 种。

2.2 摊位及摊主情况

在调查中，大理地区的这三个传统集市很大程度上都是药材市场，有大量药材集中在特定区域出售。二月八药王会的药材市场统计共有 82 个药材摊位，随机调查了 47 个摊主民族数据，为总摊位数的 57.32%，其中白族占绝大多数，约为 97.87%；三营乡庄稼会的药材市场有摊主 66 个，调查有摊主民族数据 31 个，占总数据的 46.97%，其中有 61.29% 为汉族人。三月街的药材市场有摊位 248 个，收集摊主民族来源数据 236 个，占总数据的 95.16%，其中白族占 17.80%，汉族占 43.22%，藏族占 33.90%；除此之外，傈僳、景颇、彝、苗和纳西等民族也偶有参与，但比例极低（表 2）。由此可见，三个传统药材市场以白、汉和藏族摊主为主，药材的交易对这三个民族的交流是重要的。

2.3 白汉藏各民族在药材摊主中的性别分配

在滇西北的三个重要药材市场调查中分别得到的男女摊主数据情况如下图 1 所示。沙坝街药王会以女性摊主为多，约占经营者的 80.85%。三营镇庄稼会以男性摊主居多，占随机抽样的 61.54%。而三月街上也以男性摊主为多，约为 67.33%。

三个传统药材市场中，三个主要民族摊主的比例差别很大，而摊主性别的差异是否与民族之间存在相关性？为此，我们结合摊主的民族背景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的来看，这三个药材集市总的男性经营摊主有 101 位，女性有 86 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男性在药材交易过程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性别比例与民族之间有密切关系（图 2）。总的调查中白族摊主的摊位有 99 个，随机调查性别数据 79 个，男女比例如图 2a 所示；汉族摊主有 121 位，随机调查男女性别数据 45 个，男女比例如图 2b 所示；从白族与汉族的男女比例图可见白族多为女性。而在三月街的 40 位藏族摊主中，有 31 个性别数据，其中 21 个为男性，10 个女性，男性占了 67.74%。可见男性在藏族和汉族的药材交易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2.4 白汉藏各民族药材摊主的年龄差异

三个药材市场摊主年龄结构见图 3。二月八药王会上，青年与中年摊主居多，其中青年摊主占 51.16%；二月十五庄稼会上，老年人居多，占 65.52%；三月街青年人与中年人相同比例分别占 40%，老年人 20%。将这三个市场的年龄数据合并，以民族不同来分析，有年龄数据的白族摊主 70 个，青年与中年分别有 28（40%），31（44.29%），老年人只有 15.71%；而有年龄数据的汉族摊主记录有 37 个，青年有 17（45.95%），老年 15（40.54%），中年 13.51%。相对而言，在药材交易中，白族人以青年、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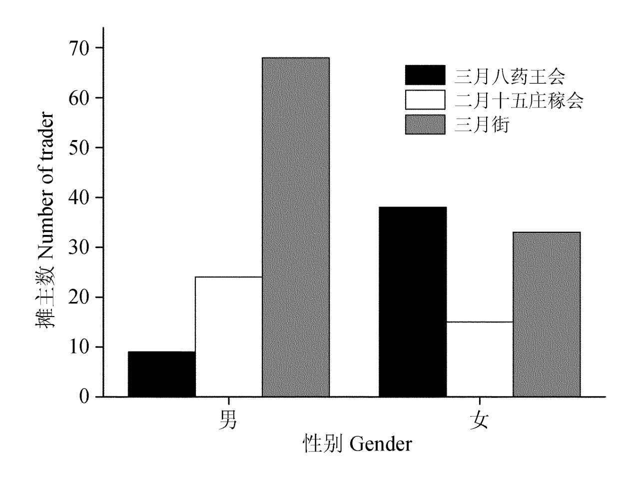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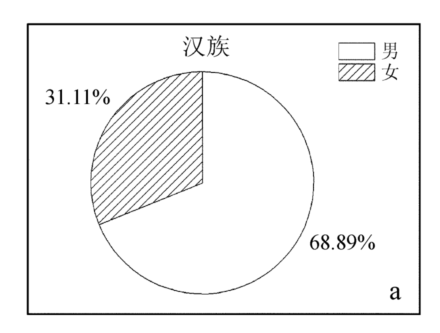
图 1 三个药材市场的摊主男女性别分配

Fig. 1 The gender data of the three markets

表 2 三个药材市场的总摊位数与摊主民族数据

Table 2 Data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talls and traders

集市	摊位数	摊主民族							
		白	汉	藏	傈僳	景颇	彝	苗	纳西
二月八药王会	82	46			1				
二月十五庄稼会	66	11	19				1		
三月街	248	23	35	40	8	2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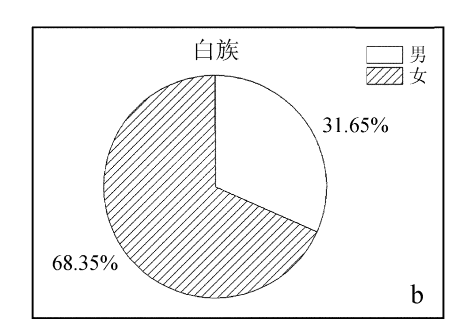


图 2　a. 汉族摊主男女性别比例；b. 白族摊主男女性别比例

Fig. 2　a. The gender data of the Han traders; b. The gender data of the Bai traders

人居多，老年人少，与二月八药王会市场年龄情况统计相吻合；而汉族人以青老年摊主多，中年反而少，除了与二月十五庄稼会市场上老年人多相同外，增加了三月街上出现的大量汉族青年摊主。而藏族摊主则中年人多，占所记录的年龄记录中的 55.17%。

2.5　白汉藏各民族摊主类别差异

在大理地区所调查的药材集市摊主中不同民族的摊主类别数据如图 4 所示，显示白族摊主中药农比药商多，药农占 76.25%，药商只占 23.75%；而汉族人在总的药材销售中药商比药农多，药农只占 12.40%，而药商占了 87.60%。总的看来，在大理地区的药材市场上，当地的白族人大都是自采自卖的药农；而汉族人多为药商，从外地或本地收购了大量药材后在集市上出售；而藏族人多是藏医，在三月街上出现的大量藏族药材经营者中，有 70 位摊主（占总藏族摊主的 87.5%）除了销售药材，更主要是具有一定医药知识，熟悉药效，能为顾客诊病配药，是自制有药粉或药酒的医生。

2.6　各民族及集市出售药材种类差异

由于三月街药材市场上白、汉、藏各民族摊主均大量出现，我们选择三月街对这三个民族摊主所出售药材种类的差异进行统计比较。发现白族摊主出售本地药多，记录所售当地药材的摊位有 37 个，占白族总摊位的 88.10%，其它白族摊主中记录有 1 个主营枸杞等大宗药，1 个专出售花类，4 个没有记录。汉族摊主则大多出售大宗药材，记录有 102 个汉族摊位中 84 个主营天麻、三七及枸杞等大宗药，另外有 4 个懂药有配方，有 1 个专营各种花。而藏族人则都有自己的特色动物药与藏药，如豪猪刺、鹿头、羚羊角、金钢篆、冬虫夏草等。总的来看，在大理地区的药材市场上三个民族对所出售药材种类有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白族人经营本地药多，汉族人经营大宗药材多，藏族人必有动物药材与藏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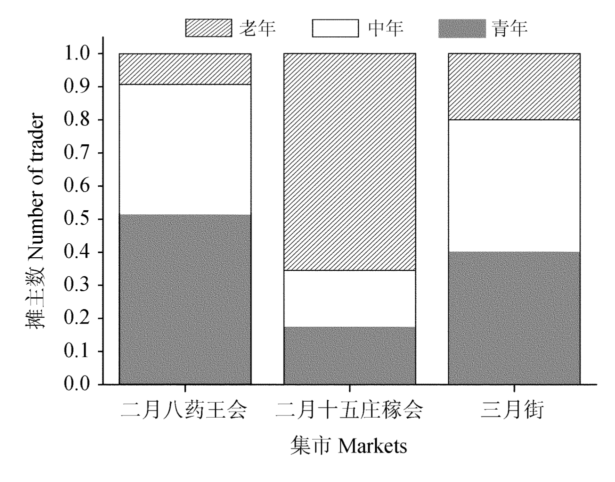


图 3　三个药材市场的摊主年龄段数据分析

Fig. 3　The age data of the three mark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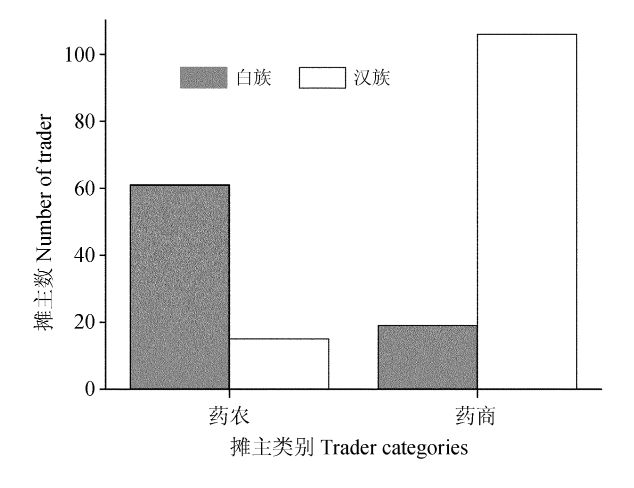


图 4　白汉两民族的摊主类别数据分析

Fig. 4　The trader categories data of the three markets

对三个市场调查的药材频次统计来看，在三个市场的药材摊位上出现频次最多的十二种药材分别如图5 ~7所示。从图可见，以白族人为主的二月八药王会出现频次最多的十二种药材均为当地品种，与以民族统计白族人出售药材种类一致；白汉摊位数相差不多的二月十五庄稼会本地药材与一些常用大宗药材均有列于前；三月街则都是大宗常用药材出现最多，跟其汉族摊主最多相关。

2.7　三个集市上药材处理方式差异

对二月八药王会和二月十五庄稼会上出现药材的处理方式进行统计，结果如图8所示。以白族人为主的二月八药王会集市上生品与晒干的药材较多，而以汉族为主的二月十五庄稼会集市上主要都是干燥切片及切碎的药材。在三月街上出现的藏族摊主则几乎都有将部分药材加工成粉或碎片后配方成袋或于瓶中制成药酒。

3　讨论

实地集市调查中虽然我们尽量对药材摊位进行了解记录，对摊主信息尽可能多的随机调查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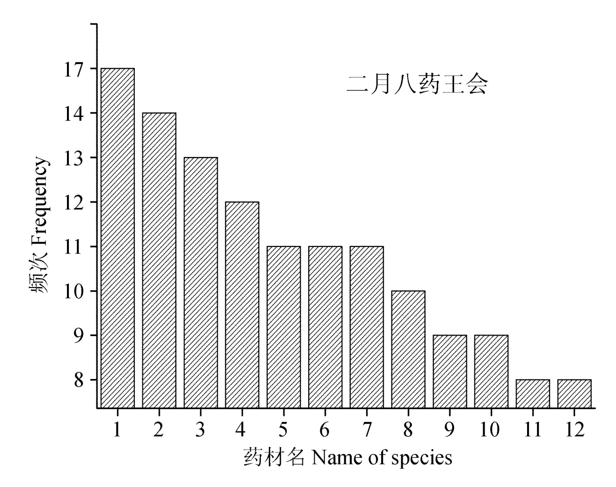


图5　药王会分布频次最多的十二种药材

1. 清风藤；2. 伸筋草；3. 鹿衔草；4. 艾叶；5. 龙胆根；6. 小黄连；7. 木瓜；8. 青叶胆；9. 重楼；10. 黄连；11. 益母草；12. 龙胆草

Fig. 5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twelve species in the YaoWang Fair

1. *Sabia japonica*；2. *Lycopodium japonicum*；3. *Pyrola calliantha*；4. *Artemisia argyi*；5. *Gintiana scabra*；6. *Sophorae tonkinensis*；7. *Chaenomeles speciosa*；8. *Swertia mileensis*；9. *Paris polyphylla*；10. *Coptis chinensis*；11. *Leonurus japonicus*；12. *Gentiana scab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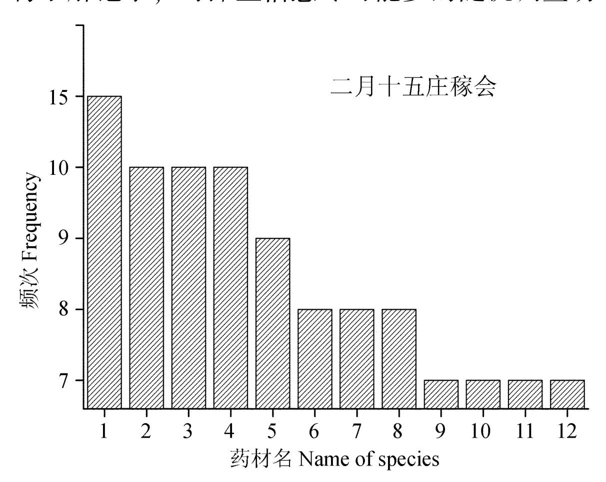


图6　二月十五庄稼会分布频次最多的十二种药材

1. 续断；2. 玉带草；3. 荆芥；4. 川芎；5. 小红参；6. 仙鹤草；7. 青阳参；8. 鹿衔草；9. 柴胡；10. 桔梗；11. 灯盏细辛；12. 血藤

Fig. 6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twelve species in the ZhuangJia Fair

1. *Dipsacus asperoides*；2. *Pratia nummularia*；3. *Schizonepeta tenuifolia*；4. *Ligusticum chuanxiong*；5. *Salvia trijuga*；6. *Rhinacanthus nasutus*；7. *Cynanchum otophyllum*；8. *Pyrola calliantha*；9. *Bupleurum chinense*；10. *Platycodon grandiflorus*；11. *Herba erigerontis*；12. *Kadsura interi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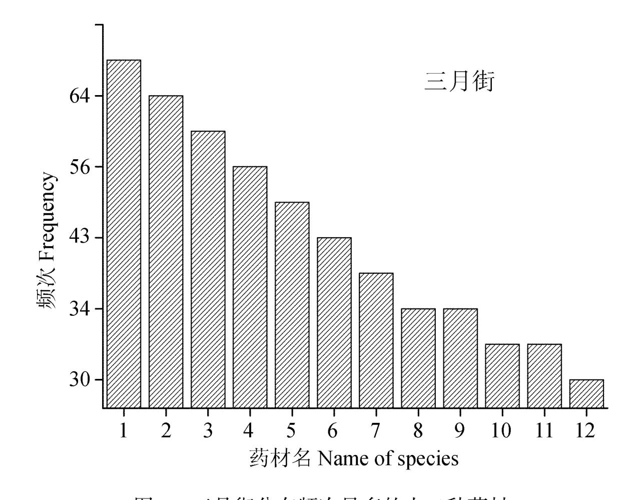


图7　三月街分布频次最多的十二种药材

1. 天麻；2. 三七；3. 枸杞；4. 灵芝；5. 桂圆；6. 三七花；7. 川芎；8. 胖大海；9. 莲子；10. 麦冬；11. 黄芪；12. 桂枝

Fig. 7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top twelve species in the March Fair

1. *Gastrodia elata*；2. *Panax notoginseng*；3. *Lycium chinense*；4. *Ganoderma lucidum*；5. *Dimocarpus longgana*；6. *Panax notoginseng*；7. *Ligusticum chuanxiong*；8. *Scaphium wallichii*；9. *Nelumbo nucifera*；10. *Ophiopogon japonicus*；11. *Radix astragali*；12. *Cas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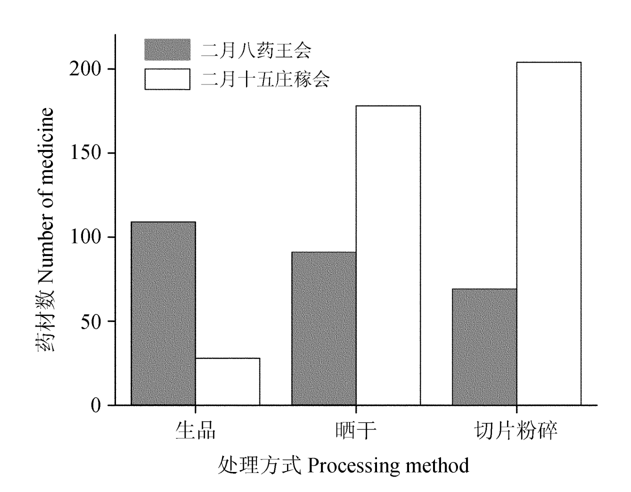


图 8　二月八药王会与二月十五庄稼会集市上的药材处理方式分析

Fig. 8　The processing method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YaoWang and Zhuangjia Fair

问，但由于药材市场上人群较多，摊位密集复杂，因此发生少许遗漏还是可能的，但这种遗漏数据少量，对最终的数据统计与比较结果影响不大。在本研究结果中，尽管与上世纪 80、90 年代该地区的研究结果相比，在同一个三月街集市上摊位数均有所减少，80 年代调查摊位有 354 个，90 年代调查摊位有 287 个，此次调查有 248 个，但总的来看，大理地区的三个传统集市仍有大量药材的交易，白、汉、藏三个民族之间的药材交流仍是很重要的部分。三个民族在其中反映出来的与药材经营相关的文化不同，白族摊主药农多，以当地药、生品或晒干初加工为主，以女性、青中年经营者多；汉族摊主药商多，以大宗药材、切片切碎加工为主，摊主以男性、青老年为多；藏族摊主藏医多，有特殊的动物药与藏药，以配方为主，经营者以男性、中年为多。

“茶马古道”消失，“茶马互市”中的茶交易已渐退隐，而传统药材集市仍延续至今，并且药材交流仍为白、汉、藏三个民族间贸易的重要部分。究其原因认为：药材市场的存在及三个民族在市场上的互贸交流与从古至今养成的习惯有关。一千多年以来，滇藏线上都有这三个民族之间进行药材交易的传统，医药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藏医药的独特有效更使得药材贸易能一直进行下去。另外人们对经济收入的需求使药材贸易仍然是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药材市场上呈现的不同民族的药材经营者性别分配不同可能与该民族的风俗习惯、性别地位的差异有关，体现各民族的男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差异。白族摊主中妇女居多，体现了白族女性现今在家庭经济中地位提高，实际成为一些家庭的掌财权人，丈夫处理事务需征求妻子的意见的说法（大理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不同民族摊主的年龄体现出差异则可能与性别以及各民族对药材交易的态度不同相关。白族人将药材交易更多是作为传统生计，摊主年龄以女性体力最好时期的中青年段为主。汉族一方面是外地的汉人将销售药材作为一种出门打工、讨生活的方式，这决定了摊主中青年人占很大份额；另一方面是当地的汉人，将药材经营作为传统，他们是作为传承医药知识的群体，这决定其中以老年人多。藏族人通过遥远而艰险的道路，艰难跋涉而来，对摊主以中年男性为多起着决定性影响。

从民族的源流与发展对不同民族的摊主性质分配与药材种类和加工方式差异的原因进行探讨。集市上之所以白族摊主大都是药农，出售药材为本地药，其原因与白族人作为原住民族，由古代北方民族亦即游牧民族迁徙而来有关，其游牧文明决定人群对有用植物以采集方式为主，同时与该民族的经济意识不是很强有关（王声跃和张文，2002）。这也使得以白族为主的二月八药王会集市上生品与晒干初加工方式的药材较多，因为多为当地人采集的本地药材，他们离集市近，药材是在赶集前不久才采收保存，再直接以生品或经过简单干燥后拿到集市上出售。而汉族摊主多为药商，出售药材多为大宗药材，与该民族的农耕文明、对有用作物的大量栽培有关，同时与汉人分布广泛，且作为外来民族，经济意识强、利益性质更浓有关。这也解释了为何以汉族为主的二月十五庄稼会集市上主要是干燥切片切碎的药材，较强的经济意识让他们更注重效益，从远处收购的大量大宗药材通过加工后在运输、保存、出售上都更加容易。而藏族人的游牧文明现今多定居轮牧，也决定其对药材以采集为主，他们所居住的高海拔地理位置决定其利用特殊的藏药（吴兆录等，2005）。作为在唐朝就有记录的土著民族，由于在长期与自然和各种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治疗各种疾病的经验，有其独

特的藏医药学体系与疗效，使得其藏医药在此地盛行，至今在三月街上还有专门的一条街名叫“藏药一条街”。大量藏族摊主在市场上通过手诊面诊及询问的方式为顾客看病配药，再将加工成碎片或粉末后的药材配方成袋或于玻璃瓶里制成酒剂出售给顾客。

现今大理地区的药材集市与曾经的“茶马互市”具有着相同的功能，使白、汉、藏各民族之间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互助互惠、互通有无、友好往来、和谐相处。这种发生在民间，且是各民族人民之间自然和自发的交往和联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商业活动方面，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学习语言、文字，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等都产生重要影响（降边嘉措，2003）。面对该地区药材市场的存在对白、汉、藏民族乃至国家的重要性，而现今社会经济与科学文化对其造成的巨大冲击，很多人自然会想到通过人为采取各种措施去保护其存在。也有学者在民族文化保护上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要生存发展都必须获得一个自由的空间，任何美好的主观愿望都不能代替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自身的道路选择和现实的生存方式（马翀炜，2002）。而本研究认为，尽管大理地区的药材市场的存在对白、汉、藏民族交流非常重要，但却不需要人为采取保护。黑格尔的理论“存在就是合理”说明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都可以找到存在的理由，即事出都有因。药材市场的存在说明这个地区需要它，它被这些构成它的人群所需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民族间是差异而非趋同化，相互需求关系自然决定了它的存在与重要。现在的大理地区的药材市场有自身存在的不为他人所改变的价值，它将继续在时代变化中有自己的发展与变化。

致谢 感谢三个集市上的药材经营者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和访谈，感谢在1987～1989年滇西北集市调查中以裴盛基老师为代表的调查队提供调查基础。

〔参 考 文 献〕

德钦县志编纂委员会，2010．德钦县志（1978～2005）［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74—76

大理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大理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909—914

胡新德，1997．集市贸易琐谈［J］．经贸导刊，**3**：19

降边嘉措，2003．茶马古道与西部地区多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C］．见：卢晓衡，三教圆融 两岸一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5

洱源县志编纂委员会，1996．洱源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371—372

世界卫生组织，2005．人类年龄段划分新标准［J］．现代养生，**9**：16

铁木尔·达瓦买提，1998．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740

王声跃，张文，2002．云南地理［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77—290

王雨华，谢鸿妍，许建初，2000．传统药材市场对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的作用［A］．见：许建初，民族植物学与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21—233

Ma CW（马翀炜），2002．Protect national cultur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thnics in Guangxi*（广西民族研究），（1）：1—3

Pei SJ，Guo HJ，1989．Preliminary study on edible flowers of northwest Yunnan［J］．*Asian Journal of Plant Science*，**1**（2）：69—77

Pei SJ，Li YH，Yin SZ，1996．Ethnobotanical Investigation of Plant Drugs at Local Markets in North-West Yunnan of China［A］．In：Pei SJ，Su YG，Long CL *et al.*，1996．The Challenges of Ethnobiology in the 21th century，*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thnobiology*［C］．Kumming：Yun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150—169

Wu ZL（吴兆录），Xu YK（许又凯），Cai CT（蔡传涛）*et al.*，2005．O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plant resource utilization by Tibetan People in North western Yunnan Province［J］．*Journal of 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西南林学院学报），**25**：18—21